

2474

茗溪漁隱叢話

冊六

THE HISTORY OF THE

—

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六

文殊

傳燈錄云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多
少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渾
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雪竇頌曰千峯盤屈色如藍誰
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遠法師

山谷云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作詩換酒飲
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
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
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故效之留陶淵明把酒椀送陸脩靜過虎
溪胸次九流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古靈

傳燈錄云古靈行脚回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
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靈去垢靈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
不聖其師回首視之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窗下
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靈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佗故紙
驢牛去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靈曰
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請爲說法靈
乃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
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

圓澤

甘澤謠云唐李愷之子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陽惠林寺與僧圓
澤遊一日相約遊峨嵋山源欲泝峽澤欲取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
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嬰而汲者澤望
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

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一笑爲信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後適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問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真信士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東坡詩云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波畔帶秋深卽此事也

靈徹

雪浪齋日記云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窗風枯硯水山雨慢琴絃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前輩評此詩云轉石下千仞江

集古錄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爲俚諺

慶曆中許元爲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
徹詩也

船子和尙

冷齋夜話云華亭船子和尙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
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爲人山
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蓑笠一鉤絲金鱗正在
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
明歸

參寥

冷齋夜話云吳僧道潛有標置常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
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
滿汀州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
舊相識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東坡

饌客罷與之俱來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
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霑泥絮不逐春風上
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憎凡子如仇嘗作詩曰去歲
春風上國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藥浮花懶問名
士論以此少之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
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
從東坡在黃州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日與詩僧相從豈非隔林仿
佛聞機杼者乎真東山勝游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七
字詩號

高齋詩話云東坡長短句云村南村北響縑車參寥詩云隔林彷彿
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秦少游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
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

冷齋夜話云參寥子言林下人好言詩纔見誦齊已貫休詩便不必

問茗溪漁隱曰余觀後山居士集有送參寥序略云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交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則參寥前後之論何相反如此疑冷齋妄爲云云耳

西清詩話云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

冷齋夜話云余至瓊州劉蒙叟方飲於張守之席三鼓矣遣急足來
覓長短句問欲敘何事蒙叟視燭有蛾撲之不去曰爲賦此急足反
走持紙曰急爲之不然獲譴也余口授吏書之曰蜜燭花光清夜闌
粉衣香翅遶團團人猶認假爲真實蛾豈將燈作火看方嘆息爲遮
欄也知愛處實難拚忽然性命隨煙焰始覺從前被眼瞞蒙叟醉笑
首肯之既北渡夜發海津又贈行爲之詞曰一段文章種性更謫仙
風韻畫戟叢中清香凝宴寢落日清寒勒花信愁似海洗光詞錦後
夜歸舟雲濤喧醉枕

雪浪齋日記云洪覺範詩云已收一霎掛龍雨勿起千巖擲鷄風掛
龍對擲鷄皆方言古今人未嘗道又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
海東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

韓子蒼云往年余宰分寧覺範從高安來館之雲巖寺寺僧二百各
持一幅紙求詩於覺範覺範斯須立就余見之不懌曰詩當少加思

豈若是容易乎覺範笑曰取快吾意而已相別十年覽其遺編追記平生不覺殞淚余欲刪去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仍爲作序以示世人老懶未暇也僧中初無具詩眼者已刻版於書肆每以爲恨

冷齋夜話云予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猿聲悽動作詞曰凝祥宴罷聞歌吹畫轂走香塵起冠壓花枝馳萬騎馬行燈鬧鳳樓簾卷陸海鰲山對當年曾看天顏醉御盃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吹夢嶺猿啼月一枕思歸淚又有懷京師詩云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茗溪漁隱曰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洪身爲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銜其言何無識之甚邪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謫合浦時余在長沙以書抵余爲負華嚴經入嶺有偈曰大士游方興盡回家山風月絕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湘南

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
嶺外雪壓倒千年樹老兒拊手笑有眼未曾覩故應潤物材一洗障
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徧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
失蹤由都緣太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粲一笑遙知忍凍人未悟安
心了

冷齋夜話云余還自朱崖館于高安大愚山陳瑩中自台州載其家
來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以書督余兼程來余以三日至潞城
瑩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余曰敬奉教然余兒時好食肉
母使持齋余叩頭乞先飯餐肉一日母許之今日當准食肉例先吟
兩詩喜吾二人死而更生如何瑩中許焉曰鴈蕩天台看不足盡搬
兒女寄篷窗往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適真如醉白
生涯領略似湘龐向來萬事都休理且聽樓鍾咽夜撞與公靈鷲曾
聽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下認歌聲翳消已

覺花無蒂曠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余曰此岐山猪肉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余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鱒魚惟恐遭骨刺與岐山猪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冷齋夜話云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斜川余兒童時戲劇之地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釣月灣新晴爲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刺破碎波中山整鈎背落日一葉嫩紅間又嘗莫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小舟閑箇中着我添圖畫便是華亭落照灣魯直曰觀君詩說煙波漂渺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坦夷前身非篙師沙戶種類邪有詩其略云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項頂螺忘歲年脫却衲衣着

蓑笠來伴涪翁刺釣舡余嘗對淵材誦之淵材曰此退之澄觀我欲收歛加冠巾換骨句也

冷齋夜話云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爲梅花魯直觀之嘆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爲賦長短句曰碧瓦籠晴香霧繞水殿西偏小駐聞啼鳥風度女牆吹語笑南枝破臘應開了道骨不凡江瘴曉春色通靈醫得花重少抱甕釀寒春杳杳譙門畫角催殘照又曰入骨風流國色透塵種性真香爲誰風鬢斲新粧半樹人村春暗雪壓枝低籬落月高影動池塘高情數筆寄微茫小寢初開霧帳前蝶戀花後西江月也

冷齋夜話云魯直使子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着花魯直罪予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子竟不曉此論

冷齋夜話云余住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供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聲聞解埵根少叢林

漢亂山門不知何處羅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敘
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北景德僧因行失
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鄰家邀飯入其門見壁間有畫異僧形
狀了然夢中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閣藏之

石林詩話云元豐間嘗久旱不雨 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有
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遣貴人尋夢中所見
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三尊略髻髯即迎入內觀
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辜宿望神僧吐霧
應精求元參政厚之云仙驥籜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飛蓋記此
事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盡取
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名乃取羅漢每舟載
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

山谷云王梵志詩云梵志翻著韉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衆生顛倒類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太修行人也昔茅容季偉曰家子爾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爲四海名士此翻着韉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合義則與己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山谷云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己且爲土饅頭尙誰食之今改預先着酒澆使教有滋味

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六

卷之五十六

遂和行且無上獲觀合猶食之今也雖不盡詳說則亦有滋味

山谷云王初志謂三無依上獲觀合猶食之今也雖不盡詳說則亦有滋味

遂和行且無上獲觀合猶食之今也雖不盡詳說則亦有滋味

遂和行且無上獲觀合猶食之今也雖不盡詳說則亦有滋味

遂和行且無上獲觀合猶食之今也雖不盡詳說則亦有滋味

遂和行且無上獲觀合猶食之今也雖不盡詳說則亦有滋味

遂和行且無上獲觀合猶食之今也雖不盡詳說則亦有滋味

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七

雪竇

茗溪漁隱曰雪竇顯禪師嘗作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
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世人貪着愛境以妄爲真
迷而弗返讀此偈者宜如何哉

贊元

僧寶傳云王荆公丁家艱閱內典於蔣山與贊元禪師遊從如昆弟
公嘗問祖師意旨元不荅公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鄆三有近道之
質一更兩生來恐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世緣深懷經濟之志
用舍不能必心未平又多怒而學問尙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
特視利名如脫髮甘澹薄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
也公再拜受教元爲人閑靖寡言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公後
罷相居定林稍覺煩動卽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題覺海方